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八　國[illegible]上

西明寺沙門[illegible]道[illegible]撰

神異篇第二十一　[illegible]部

述意部　[illegible]通部

降邪部　[illegible]部

雜異部

述意部第一

夫神道之爲化也蓋以抑誇權侮
慢摧凶銳解塵紛至若飛輪御寶則
善信歸降竦石參煙則力士潛伏大宮
知至治無心圖象在化所以[illegible][illegible]光
晦迹俯同迷俗或顯現神奇[illegible]記方
光或死而更生或定之而後[illegible][illegible]變怪
詭莫測其然夫理之所貴者合道也
事之所貴者濟物也故權者反常而
合道利用以成務[illegible]傳所紀[illegible]言莫
究或由法身應感或[illegible]道[illegible][illegible]但
使一介兼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矣若其[illegible][illegible]方
伎左道亂時國[illegible]石論高飛[illegible]方之
而壽考與天上鷄鳴雲中狗吠蛇鵠
不死龜蔡千年稱爲是異未可較其
靈變也今之集者且録聲聞三五之

神異若論諸佛菩薩靈德自在不
可以言知不可以心測備列諸篇不
屑此章矣
神通部第二
如大方等大集念佛三昧經云大目
連答阿難言憶念我昔於一時聞耶
此三千大千世界悉內口中其時衆
生乃至無有一念驚覺往來想復念
我昔在世尊前作師子吼能以須彌內
芥子中能過一劫若減一劫是名為復念
昔至於東方住彼第二千世界有一
大城名日寶門於彼有六萬億千衆
我於彼中一一皆現我身而為說法
安住正法爾時舍利弗答阿難言我
念昔取一粟投擲置地上時大目連
第一上座威神若是既不能取乃至
不能舉令離地何云手擧向難又念
我昔居世尊前作師子吼時諸外道
欲共我較隱身說法唯除世尊一切
智見大力菩薩自外所有聲聞弟子
乃至外道而聞我隱沒身時往在何
處論不能知我身所在爾時大迦葉
答阿難言我念一時在世尊前作師

子吼於此三千大千世界須彌諸山
之屬一以口吹能令破散乃至無有
如微塵許其有衆生住彼山者不令
損害亦無覺知如是諸山皆悉滅也
我又一時於此大千世界一切大海
河池諸水乃至無量億千那由他百
千水聚以口一吹皆令乾竭而彼衆生
不知不覺我又一時在大衆前作師
子吼能於三千大千世界之內以口一
吹即令大火熾然徧滿猶如劫燒終
亦不使損一衆生竟不覺知尒時彌
勒文殊諸大菩薩等聞大迦葉作師
子吼便化華聚若須彌山乃至無二
散迦葉上復化作大七寶蓋住虛空中
覆大迦葉頂并覆一切聲聞大衆
尒時富樓那答阿難曰我念昔時有
諸衆生應以通化者便為彼取三千
大千世界以手摩之開示彼等當尒
之時無一衆生有驚怕想亦不覺知
唯彼衆生應與化者乃見我手摩此
世界又我能取三千世界以手迴轉
不以為難又我能於世尊前以一指
觸取此三千世界一切水聚皆令入

我於往昔阿僧祇劫一衆生有掬我掬我
又三時中刹那夜中少淨天眼觀此大
千世界所有無量衆生疑惑不止
惑皆為除疑令彼衆生各作斯念我
於善男子我個作我所為我且說讚後
蓋無有希奇今時覺聽覺者諸
我念往昔唯此三千大千世界諸山
之類若劫一毛孔中我身如本無異衆生
是我又一時取此大千世界所有大
海河池水衆悉入毛孔我身無損衆
生無害一切水界各皆如本我又一
時出處入禪即於東方至三佛界禮
號稱勝現身禮敬已即還此界求
種香還持供佛香氣遍滿普作佛
種種變化
爾時須菩提合掌向佛白我念一時入於
三昧此大千世界知廣若量一毛
端衆生族類如闍家輪當今之時無
一衆生有禪之亦不覺知已作
我念往昔如來前作師子吼自言
世尊如此大千世界我能以口吹氣
一吹皆令散壞其中衆生不覺不怕
無往來想復於佛前能以大千之草

所有衆生若[illegible]至一指[illegible]上一言

有擁護[illegible]本地今後衆生往[illegible][illegible]

又令一時[illegible]坐三昧見十方諸佛[illegible]

是[illegible][illegible]百千萬各有千萬諸佛皆

所來見令皆見知是是復發神

為至頂禮[illegible]天帝釋[illegible]下一[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來香[illegible]彼[illegible][illegible]世界中佛[illegible]向

今許來彼界不生皆是明了見[illegible]

是[illegible]閻浮佛[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部第三

若有何有[illegible]經至三[illegible]向佛[illegible]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佛法[illegible][illegible]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閒[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百人[illegible][illegible]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到[illegible][illegible]人我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身[illegible]行[illegible]到[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可到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諸婆羅門亦皆侍從到王門首遣人
白王言虛空中有魔醯首羅將四百
九十九婆羅門從空來下今在門外
餘婆羅門在地而立欲得見王阿恕
伽王喚使來前便喚來入坐於兩廂
牀上王言小坐共相問訊即語之言魔
醯首羅何能屈意故來相見欲何所
須荅言須飲食即勅厨中辦五百案
飲食著前魔醯首羅等皆手推言我
從生已來未曾食如此食阿恕伽王
荅言先不約勅不知當食何食魔醯
首羅等皆同聲言我之所食場頭禾
人阿恕伽王即勅一臣汝往到犨頭末
寺語尊者耶奢王宮內有五百婆羅
門一自稱言魔醯首羅不知為是人
為是惡羅剎請問所以願阿闍梨來
為我斷遣使去所使之人是耶見婆
羅門弟子到彼眾中情不稱實如王
所言阿恕伽王有五百婆羅門貌狀似
人語似羅剎唯作是言正欲得汝沙
門作食上座耶奢即語維那鳴推集
僧起辭眾僧言我年以老耄我為眾
僧當如此事眾僧安隱護持佛法

我使去第二上座言上座不應去我身 法苑珠林第三十六
無所堪能唯我應去第三者言第二
上座不應去正應我去如是展轉乃
至沙彌十六萬八千僧中其最下頭
七歲沙彌起至衆僧中長跪合掌而
作是言一切大僧不足擾動我既幼
小不能堪任護持佛法唯願大衆必
聽我去上座耶奢極大歡喜手摩沙
彌頭言子汝應合去使人不待即將
先去阿恕伽言頗有來者不使人答
言更相推致今次最下沙彌來王作
是言大者羞恥故使小者來使作制
對阿恕伽王聞沙彌來即出門迎坐
此沙彌著御座上諸婆羅門皆大瞋
恚阿恕伽王大不識別我等宿德尚
不起迎為此小兒而自出迎沙彌問王
言何以見喚王時答言此魔醯首羅欲
得阿闍梨為食隨阿闍梨欲為作食
不為作食沙彌言我年幼小朝來未
食王先施我食然後我當與彼令食
王即勅廚宰辦食來與食一案食盡
皆都盡如是辦五百案食與皆未足
王復勅廚家言所有餘食盡持辦來

第八張 田

與沙彌得食忽令都盡問言是未荅
言未是飢渴如本厨監白王飲食都
盡王言庫中麨餔乾食一切都未備
忽都盡王問言是未荅言猶未足王
荅言一切飲食悉皆都盡更無有食
沙彌言攝下頭婆羅門將來我欲食
之即時噉盡如是悉食四百九十九
婆羅門悉皆令盡唯有魔醯首羅在
大驚怖飛向虛空欲去沙彌即時座
上舉手從虛空中攝頭復噉使盡王
即時驚怕見噉諸婆羅門使盡復不
噉我以不沙彌知王心念即語王言
是佛法稽越終無損減慎莫驚怕即
語王言王能共至雞頭末寺不王言
阿闍梨將我上天入地皆當隨從沙
彌即時共王到雞頭末寺王見沙彌
朝所食之食諸衆僧等皆令共食所
食五百婆羅門皆剔除鬚髮被著法
衣在諸衆僧下行末坐最初食者最
在上座首魔醯首羅最在行末五百
人見王沙彌極生慚愧我等尚不能與
此沙彌共戲何況與諸大衆而共捔力
猶如鷄尾俟於鑪炭猶如蚤子與人金

翅鳥捕飛遲疾猶如小鬼共師子王
捕其威力如此之比不自度量五百
婆羅門心生慚愧得須陀洹道

胎孕部第四

如雜寶藏經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久
遠無量世時波羅柰國中有山名曰
仙山有梵志在彼山住大小便利常
於石上後有精氣墮小行處有雌鹿
來舐即便有娠日月滿足來至仙人
所生一女子端正殊妙唯脚似鹿梵
志取之養育長成梵志事火使火不
絕此女宿火不用意使令火滅此女
恐怖畏梵志瞋有餘梵志離此住處
此女往彼乞火梵志見跡跡有蓮華
要此女言繞我舍七匝當與汝火若
去時亦繞七匝莫行本跡異道而還
即如其言取火而去時梵豫國王出
行遊獵見彼梵志繞舍周匝十四重
蓮華復見二道有兩行華怪其所以
問梵志言都無水池云何有此妙華
彼具答之王尋華跡至梵志所從索
此女見其端正甚適懷抱即從梵志
求索此女梵志與王王即立為第二

夫人後時有娠相師占言當生千子
王大夫人聞已生妒漸作計挾國好
報諭廣安左右多與財寶日月滿足
便生千葉蓮華欲生之時大夫人以
物纏眼不聽自看捉臭爛馬肺承著
其下取千葉蓮華盛著檻裏擲著河
中還爲解眼而語之言看汝所生唯
見一段臭爛馬肺王遣人問爲生何物
而答王言唯生臭肺大夫人而語王
言王喜倒惑此畜生所生仙人供養
生此不祥臭穢之物王即便退其夫
人之職不復聽見時烏耆延王將諸
徒衆從夫人婇女下流游戲見黃雲
蓋從河上流隨水而來王作是念此
雲蓋下必有神物遣人往看於黃雲
下見有一檻即便接取開而看之千
葉蓮華葉葉有一小兒取之養育以
漸長大各有大力烏耆延王歲常貢
獻梵豫王集諸獻物遣使欲去諸子
問言欲作何等時王答言欲貢獻彼
梵豫國王諸子各言若有一子猶能
伏天下使來貢獻況有千子而當獻
他子即時將諸軍衆降伏諸國次

到梵豫國王聞軍至募其國中誰能
攘却如此敵都無有人能攘却者第
二夫人來受募言我能却之問言云
何得却夫人荅言但爲我作百丈之
臺我坐其上必能攘却作臺已竟夫
人在上而坐尒時千子欲舉弓射自
然手不能舉夫人語言汝慎莫舉手
向父母我是汝母千子問言何以爲
驗母荅子言我若按乳一乳有五百
歧各入汝口是汝之母若當不尒非是
汝母即時兩手按乳一乳之中五百
歧入千子口中其餘軍衆無有得者
千子降伏向父母懺悔諸子於是和
合二國無復怨讎自相勸率以五百
子與親父母以五百子與養父母時
二國王分閻浮提各畜五百子佛言
欲知彼時千子者賢劫千佛是也尒
時嫉妬夫人縵他目者文鱗瞽目龍
是也尒時父者白淨王是也尒時母者
摩耶夫人是也諸比丘白佛言此女
有何因緣生鹿腹中足下生華復有
何因爲王夫人佛言此女過去世時
生貧賤家母子二人田中鋤穀見一

辟支佛持鉢乞食母語女言我欲家
中取我食分與是快士女言亦取我
分并與母即歸家取母子二人食分
來與辟支佛女取草採華為之敷草
座嚴華著上待辟支佛坐女怪母遲
上一高處遙望其母已見其母而語
母言何不急疾鹿驟而來母既至已
嫌母遲故尋作恨言我生在母邊不
如鹿邊生也母即以二分食與辟支
佛餘殘母子共食辟支佛食竟擲鉢著
空作十八變時母歡喜即發誓願使
我將來常生聖子如今聖人以是業
緣後生五百子皆得辟支佛一作養
母一作所生母以語母鹿驟故生鹿
腹中脚似鹿甲以採華散辟支佛故
跡中一百華生以敷草故常得為王
夫人其母後身作梵豫王其女後身
作蓮華夫人由是業緣後生賢劫千
聖以誓願力常生賢聖諸比丘聞已
歡喜奉行
又分別功德經云昔有長者名曰善施
家有未出門女在家向火睡氣入身
遂便有娠父母驚怪詰其由狀其女

責對不知所以父母重問加諸杖捶
其女不敢違上聞王王復詰責女亦
不異許之以死女即稱怨曰天下乃
當有無道之王枉殺無辜我若不良
自可保誡見枉如是王即撿保如女所
言無他增減語其父母我欲取之母
對曰隨意取之用此死女何為王即
內之宮裏隨時贍養日月遂滿產得
一男端正姝妙年遂長大出家得道
聰明博達精進不久得阿羅漢道還
度父母
又譬喻經云昔有夫妻二人無子祠
祀天神以求係嗣神即許之遂便懷
姙生四種物一者栴檀斗盛米二者
甘露瓶三者寶囊四者七節神杖其
人歎曰吾求兒子更生餘物便到神所
重求所願神即語言汝欲得子何物
稱益答曰子當使令給養吾等神云
食此米斗用之無盡甘露蜜瓶食之
無減而消百病珍寶之囊用之無損
七節神杖以備凶暴兒子豈能辦此
其人大喜還家試驗如言不虛遂成
大富不可算計國王聞之即遣衆兵

欲律攻奪其人擎杖飛游擊敵摧破
强衆皆悉退散其人歡喜無復一憂

雜異部第五

如譬喻經云昔有大家收穀千斛埋
著地中前至春溫開窖取種子不見
穀而有一蟲大如牛甚無有手足亦
無頭目如頑鈍家主人大小莫不怪
之出著平地即問汝是何等終無可
道便以鐵錐刺一處語曰欲知我者
持我著大道傍自當有名我者從是
舉著道邊三日之中無能名者後有
數百乘黃馬車衣服侍從皆黃車
而呼穀賊汝爲何在是間荅曰吾食
人穀故持我著此語極之便辭別去
主人問穀賊向者言是誰也荅言是金
寶之精居在此西三百餘步大樹下
有百石甕⺈滿中金主人即將數十
人往掘即得甕之金家室歡喜載將
歸叩頭向穀賊云今日得金是大神
恩寧可留神共歸更設供養穀賊曰
前食君穀不語姓字者欲令君得是
金報今當轉行福於天下不得復住
言竟忽然不現

又譬喻經云王舍城東南隅有一汪
水城內溝瀆汙穢屎尿盡趣其中臭
不可近有一大蟲生汪水內身長數
丈無有手足而婉轉低昂戲汪水中
觀者數千阿難分衛見而往觀蟲即
跳踉波浪動涌具以啓佛佛與諸比
丘共詣池所衆人見佛各各念言今
日如來當爲衆會說蟲本末以釋衆
疑不當快乎佛言昔維衛佛泥洹後
時有塔寺有五百比丘經過寺中寺主
見大歡喜請留供養三月衆皆受請
寺主盡心供饌無有所遺後五百商
人入海採寶還過塔寺見五百比丘
精勤行道並各發心當設薄供五百
商人各捨一珠得五百摩尼珠以寄
寺主獨寺主言曰足以吾珠供僧比
丘言諸即皆受之後生不善心圖欲
獨取不爲供衆衆僧問言前賣寶施
珠應當設供而發遣耶寺主言是施
我耳若欲奪吾糞可施汝若不時去
則殺手足投於糞坑衆悉其癡默然
各去故知惡覆不可不愼
又智度論云佛在世時有人達行獨

宿空舍夜中有鬼擔一死人來著其
前後有一鬼逐來瞋罵云死人我物
汝忽擔來先鬼言是我物我自持來
後鬼言是死人實我擔來二鬼各捉
一足一手爭之前鬼言此間有人可
問後鬼即問是死人誰擔來是人思
惟此二鬼力大若實不實俱不免死
便語言前鬼擔來者是後鬼大瞋捉
其人手拔出著地前鬼愍之急取死
人一臂附之即著如是兩臂兩脚頭脇
舉身皆易於是二鬼共食所易人身
拭口而去其人思惟我父母生身眼
見二鬼食盡今我此身悉是他肉我
今定有身耶為無身耶行到佛塔問
諸比丘廣說上事諸比丘言從本已來
常自無我但以四大和合故計為我
身如汝本身與本無異諸比丘度之
為道得阿羅漢果
又善信經云有神藥樹名曰摩羅祇
祇主獸天下萬毒不得妄行有大神
蛇身長一百二十尺蛇行索食有黑
頭蟲身長五丈蟲行道中與蛇相逢
道狹舉頭前齧大蟲蛇聞藥香屈頭

欲走蛇身羅華樹身即中斷分作兩
段頭半生得走尾便臭爛諸毒聞此
蛇臭衆惡毒氣皆悉消滅
又智度論云明月摩尼珠多在龍腦
中有福衆生自然得之亦名如意珠
常出一切寶物衣服飲食隨意皆得
得此珠者毒不能害火不能燒或是
帝釋所執金剛與修羅闘時碎落閻
浮提變成此珠又言過去久遠佛舍
利法既滅盡變成此珠以為利益
又華嚴經云大海中有四寶珠一切
衆寶皆從之生若無此四珠一切寶
物漸就滅盡諸小龍神不能得見唯
娑伽羅龍王密置深寶藏中此深寶
藏有四種名一名衆寶積聚二名無
盡寶藏三名遠熾然四名一切莊嚴
聚又大海之中有四熾然光明大寶
一名日藏光明大寶二名離潤光明
大寶三名火珠光明大寶四名究竟
無餘光明大寶若大海中無此四寶
四天下金剛圍山乃至非想非非想處
皆悉漂沒日藏光明能變海水為酪
離潤光明能變海酪為酥火珠光明

能除熱惱究竟無餘光明能照海導

永無餘

頌曰

至靈無邊　圓應周識　神功擬軌

實冥難測　善惡共居　昇沈同色

類事冥信　智之神圖　處殊不捏

道應攸息　匪伊玄覧　孰肩其極

名已懸清　高恭齊德　萬代揚名

千載福力

感應緣　略引十大驗

晉沙門釋曇邃　晉沙門釋法相

晉沙門釋住行　晉沙門釋普域

晉沙門釋佛調　晉沙門釋揵陀

晉居士抵世常　宋[illegible]僧度

齊沙門釋弘明　唐沙門釋法藏

隋沙門釋普安　隋沙門釋善妄

隋沙門釋慧偘　唐沙門釋轉明

唐沙門釋貫逸　唐沙門釋法詔

唐兗州鄒縣人張志子

諸傳雜明神異記

晉河陰白馬寺有釋曇邃未詳何許

人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蔬食布衣

誦正法華經常一日一徧又精達經

旨亦為人解說常於夜中忽聞扣戶
云欲請法師九旬說法竟之不許固請
乃赴之而猶是眼中出光已身在自
馬鳴神祠中并一弟子自令目目盈
往餘無知者後寺僧經祠前過見有
兩萬座遂在北弟子在南如有講說
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共傳
咸云神異僅見神施以白馬二匹
白羊五頭絹九十四疋願畢者是各
絕跡終不知所在
晉越城寺有釋法相姓梁不測何人
常山居精苦誦經十餘萬言鳥獸集
其左右皆馴若家禽太山祠有大石
函貯財寶相時山行宿于廟側忽見
一人玄衣武冠令相開函言絕不見
其石函蓋重過千鈞相試提之飄然
而起於是取其財以施貧民至晉元
興末年春秋八十矣 右二條出高僧傳
晉住行沙門者揚川人也姓朱氏氣
志方遠識宇沈正秉心直諒榮辱不
能動焉時經典未備唯有小品而章
句閡味義致非通魏甘露五年發跡
雍州西至于闐寺求經藏觔歷諸國

西域信徒多小乘學開住行初方等
諸經成敗將不與旨違大不識正法
將多惑亂往行曰經云千載後將來
法宮東流若無非佛說請以重義為
之乃枝葉湮涸湮缺方成往行來經
漢流稽顙善言若果出金口應合帝
漢地諸佛菩薩宣為證明於其表經
永中勝烽後景既而一積糧燼文字
無毀皮懺若故舉國依敬因留供養
道弟子法鏡迢遞梵本還至陳留瀛
僧人合壇諸寺閉之凡九十有二十萬
言河南居士至寂南緣辦方俗濟善
味讖共得譯今放光首品是也住
年八十乃至後闕譯之火滅經曰尼形
稱合國人驚為異聲曰若真得道法當
畢塚應斯碑歲乃緩骨起塔慧志超
人先師相傳釋公亦具載其事
晉沙門耆域者天竺人也自西域浮
海而來將游關雒達舊襄陽欲濟
船此渡船人見梵沙門衣服弊陋輕
而不載此船達北岸耆域亦上舉船
喫驚域前行兩虎迎之頭耳掉尾域
手摩其頭虎便入草於是南北岸奔

往請問域曰無所應荅及去有數百
人追之見域徐行而衆走猶不及惠
帝末域至雒陽雒陽道士悉往禮焉
域不爲起譯語譏其服章曰汝曹分
流佛法不以真誠但爲浮華求供養
耳見雒陽宮曰忉利天宮髣髴似此
當以道力成就而生死力爲之不亦
勤苦乎沙門支法淵竺法興並年少
後至域爲起立法淵作禮訖域以手
摩其頭曰好菩薩羊中來見法興入
門域大欣笑往迎作禮捉法興手舉
著頭上曰好菩薩從天人中來尚方
中有一人廢病數年垂死域往視之
謂曰何以墮落生此憂苦下病人於
地卧單席上以應器置腹上紵布覆
之梵唄三偈訖爲梵呪可數千語尋
有臭氣滿屋病人曰活矣域令人舉
布見應器中如汙泥者病人遂差
長沙太守滕永文先頗精進時在雒
陽兩脚風攣經年域爲呪應時得申
數日起行雨水寺中有思惟樹先枯
死域向之呪旬日樹還生茂時寺中有
竺法行善談論時以比樂令見域稽首

[illegible][夫?] [illegible] [illegible][林?]
曰已見得道證願當稟法域曰守口
攝意身莫犯如是行者度世去法行
曰得道者當授所未聞斯言八歲沙
彌亦以之誦非所望於得道者域笑
曰如子之言八歲而致誦百歲不能行
人皆知敬得道者不知行之即自得以
我觀之易耳妙當在君豈慍未聞京
師貴賤贈遺衣物以數千萬億悉受
之臨去封而留之唯作幡八百枚以駱
駝負之先遣隨估客西歸天竺又持
法興一納袈裟隨身謂法興曰此地
方大爲造新之罪可哀如何域發送
者數千人於雒陽寺中中食訖取道
人有期曰發長安來見域在長安寺
中又域所遣估客及駱駝奴達燉煌
河上逢估客弟於天竺來云近燉煌
寺中見域弟子濕登者云於流沙北
逢域言語款曲計其旬日又域發雒
陽時也而其所行蓋已萬里矣
晋沙門佛調不知何國人往來常山
積年業尚純朴不表辭飾時咸以此
重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
寺百里兄婦病甚篤載出寺側以近

[illegible]
語調行道晨昏調忽往省家弟具問
姪所苦并委兄安否調曰病者粗可
卿兄安常調去後弟亦策馬往看
及調曰來兄驚曰和尚初不出寺
汝何容相見兄弟爭問調嘿而不
答咸共異焉調或獨入深山一年餘半
唯齎乾飯數斗還常有餘有人嘗隨調
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調入石穴虎
窟中宿虎還[illegible]臥窟前調謂曰我奪
汝居處有愧如何虎垂耳下山隨者
驚懼調自剋亡期遠近悉至乃與訣
曰天地長久尚有崩壞豈況人物而
欲永存若能盪除三垢專心眞淨形
數雖乖而神會必同衆咸淚流調還
房端坐以衣蒙頭奄然而終後數
年調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樹忽
見調在高巖上衣服鮮明姿儀暢悅
皆驚喜作禮問和上尚在此耶答曰吾
常自在耳具問知故消息良久乃去
八人便捨事還家向同法者說衆無
以驗之共發冢開棺不見其屍
晉[illegible]陀勒不知何國人也[illegible]

國歷數年[illegible]敬其風[illegible]擬而[illegible]創[illegible]
後語人曰盤鷄山中有古塔寺若能
修律其福無量眾人許之與俱入山
既至唯草木深蕪莫知基朕勤指示
曰此是寺基也眾試掘之果得塔下
石礎復示講堂僧房井竈開之寺求
皆如其言於是始疑其異寺既修復
勤爲信主去縣一百里每朝至雖邑起
會聚講竟輒乞油一鉢擎之還寺雖
復去來早晚未曾失中晡之期有人
能行數百里者欲隨而驗之乃與俱發
此人馳而不及勤顧笑曰汝執吾袈裟
可以不倦既持衣後不及移晷便已
至寺其人休息數日乃還方悟神人
後不知終
晉攝世常中山人也家道殷富大康
中禁晉人作沙門世常奉法精進潛
於宅中起立精舍供養沙門于法蘭
亦在焉信眾來者無所辭却有一比
丘姿形頑陋衣服塵垢塗涉泥濘來
造世常世常出爲作禮命奴取水爲
其洗足比丘曰世常應自洗我足常
曰年老疲瘵以奴自代比丘不聽世

常稱罵而去比丘便現神足身入
尺顏容錄得飛行而去無帶擲潸悔
嘆自撲泥中時捨家僧尼及行路者
五六十人俱得望視見在空中數十
丈上了了分明奇香異氣經月不歇
法蘭即名理法師見宗者也有記在
後卷傳聞以語於弟子法階階每說
之道俗多聞矣
宋程德慶武昌人父道慧廣州刺史
慶為衛軍臨川王行參軍時在尋陽
屋有鸞棄夜見屋裏忽然白明有一
小兒從棄而出長可尺餘潔淨分明
至慶牀前曰君却後二年當得長生
之道脩懸而滅德慶甚秘異之元嘉
十七年隨王鎮廣陵遇禪師釋道恭
因就學禪甚有解分到十九年春其
家武昌空齋忽有殊香芬馥達于衢
路闔境往觀三日乃歇右並出冥祥記
齊永興栢林寺有釋弘明本姓嬴會
稽山陰人少出家貞苦有戒節止山陰
雲門寺誦法華習禪定精勤禮懺六
時不輟每旦則水瓶自滿實感諸天
童子以為給使也明嘗於雲門坐禪

虎來入明室內伏于牀前見明端然 [illegible] 華[illegible]曰
不動久久乃去又時見一小兒來聽
明誦經明曰汝是何人答曰昔是此
寺沙彌盜帳下食今墮圊中聞上人
誦業故來聽經願助方便使免斯累
也明即說法勸化領解方隱後於永
興石姥巖入定又有山精來惱明明
捉得以腰繩繫之鬼遂謝求脫云不
敢復來乃解放於是絕迹以齊永明
四年卒於栢林寺春秋八十有四
齊南海剃山有釋法獻是盧州人幽
居此寺寺歲久彫毀獻乎化有緣更
加治葺改曰延祥後入藏嶶山創寺寺
成後有兩童子攜手來歌云
嶶嶶有道德　歡樂方未央
言終忽然不見舉寺驚嗟咸歎神異
隋後入禪忽見一人來云碁繩斷何不
早治獻驚起往視垂將委地中其手
接得無折損後不知所終
隋終南山楩梓谷釋普安姓郭氏雍
州北涇陽人也儀軌行法獨處林野
不宿人世專崇禪思至于沒齒摳遲
荒險不避狼虎常讀華嚴手不捨卷

遵修苦行士身為物常游山野用施
禽獸虎豹雖來嗅而不食常懍耿耿
不副情願值周廢教常共碩德三十
餘僧避地終南安置幽谷自身行乞
資給豐足雖被聞徹皆獲免難時有
詢法師避難在義谷杜曠世家掘窟
藏之安被放還因過禮覲詢曰安公
明解佛法頗未寬多而神志絕倫不
避強禦蓋難及也安曰今蒙脫難乃
惟華嚴經力也至隋文帝創歷佛教大
興廣募遺僧依舊安置時揀擇一谷
三十餘僧應詔出家並住官寺唯安
一人習樂山居守素林壑時行村聚
慧益生靈終寢煙霞不接浮俗未有
人於子午虎林兩谷合澗之側鑿龕
結菴延而住之初住龕曰上有大石
正當其上恐落搖出逐峻崩下安自
念曰願移餘處莫碎龕窟石遂依言
迸避餘所大衆共怪安曰是華嚴經
力也未足異之又於龕東石壁澗左
有索陁者川鄉巨害縱橫非一陰嫉
安德常恐思誅與伴三人持弓挾刃
攘臂挽強將欲放箭箭不離弦手張

不見慈眼舌齡並往經宿聲相通振
遠近寺人會鄉人稽首歸誠請敎安曰
素志不知豈菲華嚴力也若欲降免
但令懺悔如語敎之方蒙解脫又龕
西鄉村張暉者夙興惡念以盜爲業
夜往安所私取佛油麁受五斗背負
而出旣至院門迷昏失路若有所縛不
能得動春屬鄉村同求爲謝安曰余
不知也蓋華嚴力也語令懺悔扶取
油麁如語得脫又龕南張鄉者來盜
安錢袖中持去旣達家內寫而不出
口噤無言鄉尋歸懺服過而去又有
程郍村程暉和者頗懷信向常求安
所聽受法要因患身死已經兩宿經
屍於地伺欲棺斂安時先往郍縣返
還在道行達西南之德行寺東去暉
村五里遙喚程暉和何爲不見迎耶
連聲不已田人告曰和久死矣無由
迎矣安曰斯乃浪語吾不信也尋至
其村厲聲大喚和遂動身傍親乃割
所經繩令斷安入其庭又大喚之和
即忽起匍匐就安安令屛除棺器遺
一衍坐令以當佛坐令和繞旋尋服如

故更壽二十年後遇重病來投乞救
安曰汝今遊蕩非吾知也便遂命終
時安風聲搖遠道俗崇荷其側衆也
昔來請謁興建福會多有通感故於
昆明池東北白村有老母病臥失瘖
百有餘日指揮男女思見安形會其
母意請來至宅病母既見不覺下迎
言問起居奄同常日遂失病苦于時
聲名更振村衆齊集欲設大齋大萬
村中有田遺生者家途壁立而有四女
妻著弊布至膝而已四女赤露迴無
覆身大女名華嚴年已二十唯有麁
布二尺擬充布施安引村衆次至其
門懸斯貧苦遂度不入大女思念由我
貪前不及福會今又不修當來何救
周徧求物間無一物仰面悲號遂見
屋甍一把亂麻穰用塞明孔挽取抖擻
得穀十粒挼以成米并將前布擬用
隨喜身既無衣待至夜暗匍匐而行
趣齋供所以前施物遙擲衆中十餘
粒米別奉炊飯因發願曰女人窮困
由昔種慳業今得貧報困苦如是今
竭貧行施用希來報作此願已以此

十粒黃米投飯甑中必若至誠貪業
盡者當願所炊之飯變成黃色如無
所感命也奈何作此誓已掩淚而返
於是甑中五石米飯並成黃色大衆
驚嗟未知所以周尋緣搆乃云是用
田遺生女之願力也齋會齊率獲粟
十斛尋濟之要新法衣仍度華嚴送
入京寺尒後聲名重振弘悟難述安
居處雖隱每行慈救年常二社血祀
者多周行救贖勸修法義不殺生邑
其數不少嘗於龍側村社縛豬三頭
將加烹宰安聞往贖社人恐不得殺
增價索錢十千安曰貧道見有三千
已加本價十倍可以相與衆各不同
更相忿競忽有小兒羊皮裹腹來至
社會助安贖豬既見諍競因從乞酒
行飲行儛㷶煌旋轉合社老少眼並
失明須臾自隱不知所在安即引刀自
制腱宍曰此彼俱宍耳豬食糞穢尒尚
噉之況人食米理是貴也社人聞見
一時同放豬既得脫繞安三匝以鼻
蝝觸若有愛敬故使幼之南西五十
里內雞豬絶嗣乃至于今其感發慈

善皆此類也性多誠信樂讀華嚴一
鋒三本果紀彌勒開皇八年頻勅入
京為皇儲門師長公主營律靜法復
延住寺名雖帝宇常寢嚴阿以大業
五年十一月五日終于靜法禪院春
秋八十矣
隋東都寶楊道場釋法安姓彭安定
鶉孤人少出家在太白山九隴精舍
慕禪為業麁食弊衣卒于終老到
開皇中來至江都令通晉王門人以
其形質鄙陋言笑輕舉並不為通曰
別門首喻遣不去試為通之王開召
入相見如舊便住慧日王所游履必賚
隨從及駕幸泰山時遇渴之四顧惟
巖無由致水安以刀刺石引水崩注
用給帝王時大嗟之問何力致爾答
王力使爾乃從王入磧達于泥海中
庭遭變怪皆預避之得無損敗後往
泰山神通寺僧來請檀越安為達之
王乃手書寺壁為弘護也初與王入谷
安見一僧著弊衣乘白驢而來王問
何人安曰斯朗公也即創造神通故來
迎引及至寺中又見一神狀甚偉大

在講堂上手搗鵶吻下覷人衆王又（諸本作大）（一本作王）（日見）
問之答曰此太白山神從王者也尒
後諸奇不可廣錄至大業之始帝彌
重之威攝王公見皆屈膝常侍三衛
奉之若神又往名山召諸隱逸郭智
璹釋志公鑑公标度一時揔華慧日
道場有道藝者二千餘人四事供給
齋安為首又於東都為立寶揚道場
唯安一衆居中翻業至十一年春四方
多難無疾而終春秋九十有八初將
終前告帝曰安亡後百日火起出於
宮內彌須慎之及至寒食油沸上焚
夜中門閉三院宮人一時火死帝時
不以為怪還極太白責侍官給處安
德潛於內外同諸侶眠不施枕頭無
委曲延頸卧前口出涕涎每有卅餘
將呈所奏各獲靈徵
隋蔣州大歸善寺釋慧侶姓揚晉陵
曲阿人也靈通幽顯世莫識之而翹敬
尊像事同真佛每見立像不敢輒坐
勸人造像唯作坐者道行遐扈没命
救之後往嶺南歸心真諦專釋禪法
大有深悟末住栖霞安志虛靜往還

自往不拘山世時往揚都禪法師所
德素知道行異禮接之將還山寺請
見神力偈云詩復何難即從腹中出
腎長數十丈解薦悉寺佛殿上額將
還房中語德云世人無達識見多驚
異故吾所不為耳以大業元年終於
蔣州大歸善寺春秋八十有二初偘
終日以三衣襆遺擲堂中自云三衣
還衆徧吾今死去徒衆好住便還房
內大衆驚起追之乃見房中白骨一
具跏坐牀上就而撼之鏘然不散
唐西京化度寺釋轉明俗姓庾氏未
詳何許人形服僧儀貌曾候待容止
溪慼色無喜慍以隋大業八年無何
而來居住雒邑告有賊起及至覆檢
宗黨莫從帝時惑之未能加罪權令
收禁初不測其然至來年六月果逢
梟感作逆驅逼函醜充斥東都誅戮
極甚方委其言下勑放之而明雖被
拘散情計如常與諸言議曾無所及
會帝往江都行達偃師時獄中死囚
數有五十勉時斬決明曰吾當放此
死厄即往獄所假為餉遺面見諸囚

告曰明日車駕當欲出過尒等一時 [illegible]
大呼云有賊至若問所由云吾所委
嘗免死矣及至期會便如所告勅乃
撿放諸囚然牧明入禁便大笑而受
都無憂懼于時四方草竊人不聊生
如明言矣大業末歲猶被拘執老王
踐祚方蒙釋放雖往還自在而常居
乾陽門內別院供擬恐其潛遁密遣
三衛私防護之及
皇唐奉律議軍國謀猷常預帷幄籌
計剃害偽鄭世充倍加信奉守衛嚴
毀及斯常度至開明二年即當
唐武德三年也明從雒宮安然而出
周國五重初不見迹審偽都之將敗
故西達京師太武皇帝夙奉音問深
知神異特隆禮敬勅住化度寺數引
禁中具陳徵應及後事會咸同契合
以其年八月忽然不見衣資什物儼
在房中尋下追徵徧國周訪了無所
獲有所諳學者常以平等一法志而
奉之然記諸道俗過未苦樂幷皆
有靈驗行至捴持顧僧眾曰此寺不
久當有血流宜共慎之恰都師[illegible][illegible]

学殺處世兄兒孫群孫枝後衍歲之都
弟方德前失追不可及
唐安潮沙門曹逸不知何人附行詩
初游于安陸言戲出沒有迹衍識異
服改變游陟不定或緇或素分身諸
寺及至推驗方敎其德行迹不輕為
無識所有方寺寺沙門慧昌等行通
時因行過之以紙五十張施云法師
由此得解耳初不測其所因後有詩
起居被引禁官司青陶列報而卷紙
畫事了如符本契徵應所合例皆如
此未至一家云承卿有女欲為婚姻
文初許國往市肆倡令告乞云其家
與我婦須得禮贈廣索錢米剋日成
婚娶往彼門揭聲陳倡女家羞恥遂
奪殺之埋屍其下經傳三日行游市
上逢人說言被殺之事大業五年天
下清晏適與諸群小戲水側或騎橋
楚手把弄之云抑羊頭擾羊頭衆人
俗看笑其所作及至江都揚家禍亂
咸契前言不知所終
唐潤州棲霞寺釋法順俗姓杜氏雍
州萬年縣人也稟性柔和志存儉約家

室東阜地號馬頭峦崖岸重疊磬為
靈窟有因聖寺僧珍禪師本是順受
業師珍草創伊基勸俗修理端坐指
揮示其儀則忽感一犬不知何來白
足身黃自然馴擾經入窟內只銜土進
須臾往返勞而不倦食則同僧過中
不飲既有斯異四遠響歸乃以聞上
隋高重之日賜米三升因供常限乃
至龕成無為而死今所謂因聖寺是
也順時第觀其事更倍歸依力助繙
播勸民設會供限五日臨時倍來供
主僧沙順曰莫遮通給千人供是猶
有餘剩常有張河汪張弘暢秦玄子
爲性本弊惡人皆患之賣無取者順
話慈善如有聞從自後調善更無觸
蹙又每年夏中引衆驪山栖靜地多
蟲蟻無因種菜順恐有損就地指示
令蟲移徙不久往示恰無蟲矣又順
患腫膿潰流決有敬峙之或以帛拭
尋即除愈餘膿發香氣氣雖拭帛
猶在香氣不歇又有三原縣人田薩埵
者生來患聾兼有張蘇等亦患癰順
詞命來與其言議遂如好人永即痊

[illegible]

復又有武功縣僧爲毒龍所魅衆以
投之順端拱對坐毒遂陰託病僧曰
禪師既來義無久住極相勞嬈尋即
釋放但有鄣癘魔邪所惱者歸顧皆
愈不施呪術福力如是其不測者謂
有陰德所加故使感靈偏敬致言所
教多抑浮詞顯直正理敦實爲懷見
瑕者投讚毀兩途開剖莫二似如不
有樹神廟室多即焚除沉愛道俗貴
知翻作餘語因行南野將度黃渠其
水汎漲無人敢度岸復峻滑雖登還
墮水忽斷流如行陸地及順上岸水
尋還復門徒目覩不測其然所感幽
通事多非一財帛庫藏通用無主但
厭饍豐卒無兼副朝野知委聞徹
皇帝引入內宮崇敬禮合宮歸仰
請受戒法以貞觀十四年都無疾苦
告累門徒生來行法令後承用言訖
如常跏趺坐卒終於南郊義善寺春
秋八十有四臨終忽有雙鳥投房悲
哀驚切因即坐送于樊川之北原鑿
穴處之京邑道俗同嗟制服人馬亘
野悲號慟地宍色不變經月逾鮮安

坐三周栝嚴不散自終至今常有異
香流注屍所往者同聞學侶門徒恐
有外侵乃藏龕內不懼外竊四衆良
辰建供彌滿 右一驗出 唐高僧傳
唐兗州鄒縣人姓張忘字曾任縣尉
貞觀十六年欲詣京赴選途經太山
因而謁廟祈福廟中府君及夫人并
諸子等皆現形像張時徧禮拜訖至
於第四子傍見其儀容秀美同行五
人張獨祝曰但得四郎交遊詩賦舉
酒一生分畢何用仕官及行數里忽
有數十騎馬揮鞭而至從者云是四
郎四郎曰向見兄垂顧故來仰謁因而
言曰承兄欲選然今歲不合得官復
恐前途將有災難不復須去也張不
從之執別而去行經一百餘里張及同
伴夜行被賊劫掠裝具並盡張遂祝
曰四郎豈不相助有須四郎車騎畢
至驚嗟良久即令左右追捕其賊頭
伴迷惑却來本所四郎命人決杖數
十其賊脛膊皆爛已而別去四郎指
一大樹兄還之日於此相呼也是年張
果不得官而歸至本期處大呼四郎

法苑珠林卷十八 第十八張

俄而即至乃引張六相隨過宅即有
飛樓綺觀架迥陵虛雜珠參差非常
壯麗侍衛嚴峻時同王者所居張既入
中無何四郎即云須參府君始可安坐
乃引張入經十餘重門趨走而進至
大堂下謁拜而見府君非常偉絶張
時戰懼不敢仰視判官判事似用
朱書字皆大府君命侍官曰此乃張
與我兄弟深爲善道宜停一二日
讌聚隨便好去即令引出至一別館
盛設珍羞海陸畢備絲竹奏樂歌吹
盈耳即與四郎同室而寢已經一宿
張至明旦因而遊戲庭序裴回往來
遂窺一院正見其妻於衆官人前著
枷而立張還堂中意甚不悅四郎怪
問其故張具言之四郎大驚云不知
嫂來此也即自往造諸司法所其類
乃有數十人見四郎來咸走下階重
足而立以手招一司法近前具言此事
司法報曰不敢違命然須白錄事知
遂召錄事錄事許諾云仍須夾此案
於衆案之中方便同判始可得耳司
法乃斷云此婦女勘別案內常有寫

經持齋功德不合即死遂放令歸張
與四郎涕泣而別立之仍囑張云惟作
功德可以益壽張乘本馬其妻從四
郎借馬與妻同歸妻雖精魂事同平
素行欲至家去舍可百步許忽不見
張大怖懼走至家中即逢男女號哭
又知已殯張即呼兒女急往發之開
棺見妻忽起即坐輾然笑曰為憶男
女勿怪先行於是已死經六七日而
蘇也兗州士人說之云尔右一驗出冥報拾遺

述征記曰桓沖為江州刺史遣人周
行廬山冀覩靈異既陟崇巘有一湖
匝生桑樹有群白鵠湖中有敗艑赤鱗
魚使者渴極欲往飲水赤鱗魚張鬐
向之使者不敢飲

神異經曰北方荒外有湖方千里平
滿無高下有魚長七八尺形狀如鯉
而目赤晝在湖中夜化為人刺之不
入煑之不死以烏梅二七煑之即熟
食之可以愈邪病

臨海記曰郡東北二十五里任曾逸
家有一石井自然天成非人功所造
井深四丈常有涌泉大水不溢大旱

[illegible]

不竭夏絕香冷冬至甜溫長老相傳

云昔有採拾人臨谿洗器流失酒杯

後出於井中

地鏡圖曰夫寶物在城郭丘墟之中

樹木為之變視柯偏有折枯是其

候也視折枯所向寶在其方凡有金

寶常夏作積蛇見此輩便脫衣履

者屐以擲之若溺之即得凡藏寶忌

不知處以大銅盤盛水著所疑地行

照之見人影者物在下也

地鏡圖曰視屋上瓦獨無霜其下有

寶藏有女子春秋日和氏之璧井里之

材可良工修之則為存國之寶 [illegible]

[illegible]

述異記曰南康雩都縣沿江西出去

縣三里名夢口有穴狀如石室舊傳常

有神雞色如好金出此穴中奮翼翮

翔長鳴響徹見之輒飛入穴中因號

此石為雞石昔有人耕此山側望

見雞出遊戲有一長人操彈彈之雞

遙見便飛入穴彈丸正著穴上丸徑

六尺許下垂蔽穴猶有間隙不復容

人又有人乘船從下流還縣未至此

岸數里有一人通身黃衣擔兩籠黃
瓜求寄載之黃衣人乞食船主與之
食訖船適至崖下船主乞瓜此人不
與仍唾盤上徑上崖直入石中船主
初甚忿之見其入石始知神異取向
食器視之見盤上唾悉是黃金
吳録曰日南北景縣有火鼠取毛為
布燒之而精名火浣布晉陽秋曰有
司奏依舊調白緤武帝不許
搜神記曰崐崘之墟有炎火之山山
上有鳥獸草木皆生於炎火之中故
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則獸之
毛也魏文帝以為火性酷烈無含養
之氣著之典論刊廟門之外是時西
域使人獻火浣布袈裟於是刊滅此
論
地鏡圖曰山上有韭下有金
博物志曰姙娠者不可食薑令兒盈
指抱朴子曰山中樹能語者非樹語
也其精名曰雲陽山中夜見火光者
皆古枯木所作勿怪也
山中午日稱仙人者老樹也
孫綽子曰海人與山客辯其方物海

入曰銜海有魚[illegible]額若[illegible]華山之頂[illegible]一吸
万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万
尋直上千里旁蔭數國有人曰東極
有大人斬木爲業短不可拔鈞爲
餅不足充腑玄中記曰百歲之樹其
汁赤如血千歲之樹精爲青羊萬歲
之樹精爲牛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八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